

## 感恩是住在心灵的天使

□寒星

毕业那年,我远赴苏北支教,心情也像那逼仄的小镇,灰暗、抑郁。直到那天,她敲开我的门。

她的手只有婴儿一般大,五指蜷缩一团,牵引着身体,步履蹒跚地向前倾斜。哪怕再平整的路,在她脚下都崎岖不平。她是一名送报人,挨家挨户送报,几乎是她生活的全部。每天,她起得都很早,尽管很努力,晨报送到我手里,已是傍晚。

我从没说过她,接过她颤巍巍小手抱送过来的报纸,我总有份惭愧和内疚。她身患残疾,还要楼上楼下送报。一份报纸,对我也就是几张消遣的纸,对她,却是一抱沉甸甸的铅,以及如铅的人生。我的怜悯表面而肤浅,只属于我,与她无关。她对所有人,即使一个人走在路上,脸上也微笑着。没错,那是最美的微笑!她的脸是扭曲的,但微笑却明媚、灿烂、温暖。

难以置信,一个身体畸形的人,有什么可开心的呢?我想,她一定是个弱智,对疼和痛都没了知觉!这样,无论如何,也算上帝给她的一点安慰。只是,我不是上帝。命运给她一个畸形的身体,又给她一份正常的智力,让她茁壮地活着。

她颤巍巍地流着口水,递报纸,寒暄……如果闭上眼,除了语速慢、含混些,她和我并无区别。应该,在她的意识里,她也是正常人,是我世俗的眼光和意识残疾了!

她和这里的人很熟,除了我。我只是暂时寄居在这里,对这里的人事,如同她手里的报纸,显得漠不

关心,只作为生活的一次休憩或滞留。我们之间,也就接、递报纸,我说声谢谢,她微笑。我们都有各自的生活,对我,她只是一份迟到的晨报,一份从没缺席的感动。对她,我也只是泯然众人的一个收件人吧。

那天,参加扶贫慰问。老城区,绕很久,才找到。见了面,才认出是她!房子很老了,蜷在高楼间,像个驼背的老人,幽暗地坐着。她很开心,里外张罗着,让我们进屋坐。屋里阴暗、凌乱,没有插脚的地方,一行人又退了出来。我站住,看一个孩子在墙上画画。

孩子画的是窗户。南墙、东墙和西墙,每面墙都画一扇窗、一轮太阳。这让屋里似乎明亮了很多。

我问他,画窗户干嘛?他说,屋里暗,妈妈看不清东西,有了窗户,太阳进来,屋里就亮了!他兴冲冲地对外喊:妈妈,快来看,咱家有窗户了!太阳照进来了!

她颠簸进屋,快乐得像个孩子,打开窗,放进阳光。我悄悄退出来,怕打扰他们的幸福。

她坚决不收慰问金:把钱给需要的人吧!我有儿子、有家——还有窗户,什么都不缺。孩子说:以后妈妈要什么,宝宝就给妈妈画什么……她亲孩子一口,笑着说,孩子就是她的天使。的确,她心里住着一位天使,还会缺什么呢?

我赧然。感恩是住在心灵的天使,而我习惯了抱怨,忘记了感恩和爱。或许,该慰问的不是她,而是我。

## 母亲的心愿

□崔向珍

母亲读书的时候,老师问同学们都有什么心愿,母亲说她的心愿是将来做个姥爷那样的教师。上进心很强的母亲学习成绩名列前茅,可是遇上了特殊的年代,母亲初中毕业就辍学了,再后来就嫁给了我们的父亲。

父亲是一个教师,每天都会抱着一摞作业本回家批改。父亲刷刷翻动纸页的声音扯得母亲的心里痒痒的,她经常会帮着父亲批改作业。母亲批改作业是很认真的,一本本作业批完了,母亲心满意足,虽然没有做教师,但是也算弥补了一些遗憾,母亲的心底是快乐的。

有了我们兄妹以后,母亲家里地里忙成了陀螺,还是勉强温饱。母亲养了一群鸡,因为粮食总是不够吃,母亲就卖掉鸡蛋换粮食。每次卖鸡蛋之前,母亲总是恋恋不舍地看看鸡蛋,再看看黄瘦的孩子们,迟疑半天狠心拿出来一个鸡蛋,再拿出来一个鸡蛋,也就是从那时候起,母亲有了一个心愿,那就是让孩子们每天都有鸡蛋吃。我们上学以后,母亲每天晚上和我们一起坐在煤油灯下,她做针线活,我们写作业,

她经常因为盯我们的作业而把自己的手指扎出血。母亲手把手地教我们写字,和我们一起背诵古诗文。母亲那时候的心愿就是我们都能够好好学习,长大后以后有一个好的工作。

如今的母亲老了,她不再担心我们吃不上鸡蛋,也不再担心我们不好好学习,她只是希望我们都能工作顺利生活幸福。我以为,母亲尽享天伦之乐,不会再有什么没有达到的心愿了,可是我错了。前些天,我拿出我为父母准备的影集给她看的时候,母亲说:“孩子,你有这么多娘的照片可以看看,将来我们离开了,你也不会后悔。可是娘后悔啊!我把你姥姥留给我的那张一寸照片弄丢了,我想看看自己的娘,都看不到了啊!”母亲叹一口长气。看着母亲痛悔的眼神,我的心一下子像是被雷击中,痛到了无法呼吸。因为姥姥去世很久了,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她的照片。

我给表妹发了微信,希望她能找来姥姥的照片。表妹赶回舅舅家中,终于找到了姥姥唯一的那张小照片,我把照片给母亲看的时候,她的泪水悄悄地在脸上流淌,母亲带着泪水笑了。

## 熬进中药汤里的母爱

□戚思翠

我自幼就体弱多病,是有名的“药罐子”。

那一年,我全身水肿,瘫痪在家。药吃很多,针打无数,却不见好转。心情无比烦躁,拒绝吃药打针。

母亲看在眼里,疼在心头,听当地有名的中医根二爷说,用一种叫半边莲的草药熬汤喝,可以清热解毒消肿。半边莲是一种很不起眼的小草,开着淡紫色的小花。于是,在田边沟渠、荒郊野外,常常出现母亲瘦弱疲惫的身影。

草药采回来后,母亲就用几块砖架起药罐为我熬药,然后把药端到我面前,一口一口地给我喂药。苦涩的药汤,浓缩着母爱的拳拳之心。

日复一日,母亲忙里偷闲,坚持不懈地为我采药、熬药、尝药。半个月后,我感觉自己真的能下地了。

当母亲扶着我摇摇晃晃走出家门口时,竟发现母亲每次都把药渣倒在屋东边路口的桥头,被过往行人踩得稀巴烂。

我问母亲为何要这么做,母亲说:“路人踩到你的药渣,就把你的病带走了,这样你就好得快一些。”

那一刻我愣住了,埋怨母亲说:“妈,你还是个党员呢,药渣可以倒进河里喂鱼呀。再说,我宁愿自己一个人得病,也不想别人得这个病。”

母亲一听,眉头紧蹙,心疼地瞟了我一眼:倔丫头!自那时起,母亲再也不把药渣倒在路口了。

又过了半个月,奇迹终于出现了。那天,我忽然发现自己能够独立行走了。我兴奋得手舞足蹈,跌跌撞撞地冲向门外,想把这个特大喜讯第一时间告诉还在田间劳作的母亲。

来到屋后,我蓦然发现,在一条通往自家田地的田埂上,路面上铺满着一层稠厚腐烂的东西……啊,是药渣!那条田埂很少有人走,只有母亲几乎每天都要经过,去自家田里劳作。我目睹着这条溢满母爱的田埂,失声痛哭而泪流满面!

在母亲眼里,孩子比什么都重要,包括自己的生命。母亲的爱是那样的无私、伟大,那样的执着、豁达,她宁愿牺牲自己的一切,也要挽回孩子的生命。试问,世间还有哪一种爱会比这样的爱更加值得钦佩呢?

母爱大如天,母爱深似海。想起母亲,就有一种浓浓的、苦苦的、涩涩的中药味在空气中飘散,但它总有一股暗香浮动,丝丝缕缕,既苦又甜。母亲的挚爱,浓缩在苦涩的中药汤里,凝聚在稠厚的中药渣里。母爱的浓度悠远而醇香,时刻滋润着我的心灵,让我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。

## 那年招工

□文平

文革后期,知青们陆续返城,我却仍然困守在山村,心中的那份凄惶难以言说。

那年秋天,据说是最后一批招工开始了,两个单位,一家钢厂,只招男的;一家化纤厂,男女都招,可是名单上都没有我。失望中我孤注一掷去找钢厂招工主管廖师傅(那时对人的尊称一律为“师傅”)。我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那个厂工作,是一位年轻的技术员。我以这个套近乎,希望廖师傅能看在我和我哥同事的份上,将我招了去,我说自己愿意做一切的脏、苦、累活。

那天我是和男友一起去的。他早返城,非常理解我焦虑的心情。

廖师傅并不认识我哥,但还是认真倾听,说:我要请示领导,回去等消息吧。

接下来钢厂招工仍然没有我,意外的惊喜是化纤厂的名单里却有我,我如愿以偿地和同伴们一起参加体检。常规检查一项接一项地进行,那天做胸部拍片,当班的李医生说:你有肺结核。我怔住了,全身发抖。正当李医生准备填写报告单时,廖师傅进来了,他将手盖在体检单上,说,请你很正常!李医生不得不盖上了“无异常”的印章。

随后一切无异常。我们一伙即将启程,这其中李医生的妹妹——一个老实巴交目不识丁的小村姑。后来,我和村姑成了朋友,她亲切地称我为姐,我常给她代写家书。她是单纯的,也是无辜的,当然不知道这一切。

我又见到了廖师傅。他关切地说,记得到医院复查,如果有病,早做治疗!我这才知道,钢厂不招女工,是廖师傅把我介绍给了化纤厂。

廖师傅说,我在镇上和医院做调查,你父亲口碑特好受人尊敬,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委实不公。丫头,你也算是享用老人家积善积德的福份了。哦,听说你男友返城是你让的?

我莫名其妙,连忙分辩说,不是,不是!廖师傅说,没事,这都无所谓了。

其实,男友是凭他“知青文艺宣传队”的“履历”,在填表“特长”一栏时写上了“爱好文艺”而返城的,说我让的令我十分尴尬。

坐火车来到了单位,安顿下来后我去厂医院做胸部透视,结果“无异常”。不放心结论是否准确,又到地方医院复查,仍是无异常。我飞奔着跑到邮局给父母及男友打电话,告诉他们我没患肺结核。后来我咨询过医生,有人说可能是误诊,有人说不可能误诊。如果是后者,那么原因可能有二:一是李医生妹妹也在参招人中,为确保其入选,挤掉一个是一个;二是李和我父亲是同事,造反派,批斗我父亲他是得力干将。

一晃数十年过去了,被文革耽误了的我为了“挽回失去的青春”,一直在努力奋发,直到退休后进入晚年得闲看一些知青题材的影视,怀旧情绪才一发不可收地泛滥起来。想起了我生命中的贵人廖师傅,想起他以自己的能力和智慧维护着正义,想起在那个没有阳光的透视室里,有一张大手瞬间压住了阴毒,让无助的我获取了生命的能量。可惜那时年轻的我只想加快奔跑而没有知恩图报,竟然连他的名字也没问!廖师傅而今您在哪里?